隋書

卷四十八之五十終

西域北狄

列傳

隋書
宋刊
殘本

隋史
宋刊
殘本

隋書
殘本
宋刊
一冊

列傳卷第四十八　西域　隋書八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柸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

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
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
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
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
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
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
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
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

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
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
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
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
主以皁爲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
其王公貴人多戴幕蒙離婦人帬襦辮髮綴以珠貝
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
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
大麥粟豆青海周廻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
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

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氂牛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氊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爲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揔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懼率其親

吐谷渾

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素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汶州揔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揔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上又不

許六年嵬王詞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
人戶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
則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
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
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
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
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
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
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
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薄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

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
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
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
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
之撫育俱以仁孝爲本渾賊憑狂妻子懷怖並思
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
正自避死若令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
慰撫任其自投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
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兹裒
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琴大

懼道逃保險不敢爲寇十一年呂泰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佗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弢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爲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許諾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

比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
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
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
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
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
獨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
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

騎織氂牛尾及氊罽毛以爲屋服裘褐披氈以爲
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相屯
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氂牛羊豬以供食不知
稼穡其俗婚嫁蒸報於諸夷中最爲甚無文字但
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之
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屋服裘褐披氈以爲
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爲節魏周
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爲永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
爲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
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

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闞伯周

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麴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爲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

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
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
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
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
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畧同地多石磧氣候
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
生蜜而味甚佳出赤監如朱白監如玉多蒲陶酒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於隱僻之處以
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
里有貪汙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

高昌

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
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
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
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
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
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
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
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
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
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

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
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
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
袵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
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
識量經遠器懷溫裕刑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
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
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
雅踰沙忘阻奉賮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
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袵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

高昌

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
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氊毳還爲冠
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
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
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
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
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
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

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皁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

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疏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鐃沙貼香阿薩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

又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絶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湟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

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勒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

有萬家王君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
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
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
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
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聚牛駿馬蜀馬尤多鹽
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
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
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剥取皮
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
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

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
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涉石則有
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焉著
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
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
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
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
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
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咥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辟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麖皮氍毹鐃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去南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

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

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替摩寺者云是羅漢比立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婬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十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鏺汗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沙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疏勒對沙那國五百餘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十七百里東

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為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

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子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遜庶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

物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鬪文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歌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

口錢四丈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上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眞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鑌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毼氍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麖皮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每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

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毹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

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刦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南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礫而居以避其患其礫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

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礫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
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
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
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劒漆皮為牟
甲弓長六尺以竹為絃妻其群母及娌兒弟死父
兄亦納其妻好歌儛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
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
孫不哭帶甲儛劒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
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
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腊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

附國

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
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
或戴冪羅衣多毛髀皮裘全剝牛脚皮為靴項繫
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胷前懸一金
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
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
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
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
險不通請開山道以脩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
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

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絲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鳥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鄒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蜀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摠管以遏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絶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劒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導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一臺之式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亡口減半隋室恃其強

盛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部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特進臣魏　徵　上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　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

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
歘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
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
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
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賢設者率部落
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彊當後魏
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
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
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
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爲木

扞可汗木扞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
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
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爲事隨逐水草
不恒厥處穹廬氊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
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
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有角弓鳴
鏑甲矟刀劒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爲契候
月將滿輒爲寇抄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
而腎斬之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
斤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

中家人親屬多殺羊馬而祭之遶帳號呼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次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為墜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羣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蒱婦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汗在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為步離

突厥

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為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造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

羅毋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
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
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
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
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
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
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
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
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
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
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
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
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勑緣邊修保
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妻
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絶滅每懷復
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控弦
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摠管
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
據周槃皆爲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
來寇武威天水安定合

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弊禍難相尋周
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
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
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咸一邊之防竭
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
之地實爲勞擾猶復刼剥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
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
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斂兆庶多
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
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

突厥

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
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
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
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
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
奔北應弦染鍔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
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
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
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
前攻酒泉其後干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

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
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
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
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
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祅
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
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
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
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
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

突厥

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
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
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
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
癰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
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
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
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
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
彼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

之朝宰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於是以
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賞榮定左僕射高熲右
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
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去時虜飢甚不
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
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
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
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畧之從父也借爲西面可汗
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
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
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
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
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
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
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諱時鎮并州請因其疊
而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
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
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
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
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望

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
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
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
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
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
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
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
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
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
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辭

突厥

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
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
名爲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
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
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
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
詔許之詔晉王諱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
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
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
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

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
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
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伏惟
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
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內
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
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
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
北狄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
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

突厥

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
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
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雖復南
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
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
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
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眞
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
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
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

海外有戴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勑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令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窴含真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又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髦毛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為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懦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汗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平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雍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頭僂背眉目疎朗男

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
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
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熲進曰骨肉相殘
教之蠢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熲因奉觴進曰
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
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勱羅
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
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請關賜物三
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
譖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及今大義公主發

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
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
母弟褥但持勒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
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
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
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舜風賜大
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舜風爲詩敘陳亡自寄
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
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
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

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為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為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詧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

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徙
者因頭特勒相辨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
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
干與都速六擒捕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夏六
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爲意利珍豆
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既
蒙竪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
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
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
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

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壍數百里東
西拒河盡爲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
出靈州行軍摠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
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
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
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
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
諱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俟利伐從
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
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

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摠管韓洪爲虜所敗於恒安廢爲庶人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酋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度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栗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從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匿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姑惡

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
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
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
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
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
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
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
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
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
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

突厥

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
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
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
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
同既辨要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璽
書荅啓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
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
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
各有差復下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
區寓聲教所以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

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
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寶啓民可汗志懷沈
毅世脩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
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
祀於既亡之國繼絶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
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祗上方命思播遠猷光
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心
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冊款良以嘉
尚宜隆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
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内泝金河而東

突厥

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
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氊帷望風舉穹
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
韋韝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
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
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誠奉國不敢
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勑令牛弘宣旨
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
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
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

彼土使人其攜落民仍皃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
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為之廢
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
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
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詔
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
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隋末亂
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
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
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

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
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
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厥羅侯
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
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
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閼呈末
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
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

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
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闍洪達以評議
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
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
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為鐵
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國
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
崔君肅裴矩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
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
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

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
天子其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
制故甲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
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願可
汗毋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
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
憐焉為其鞅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
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
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毋得
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滅而傳

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
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
命悋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
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內附
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
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
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
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
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
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

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
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
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
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
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
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
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
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
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
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

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賈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賈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賈聞而大喜與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奔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誉昌城矩遣向氏使諭處羅所以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快快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摠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辟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摠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

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
餘口令其弟達度開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
賜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
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
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
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蕃突厥所害

西突厥　鐵勒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
依據山谷往往不絶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
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
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
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
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
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
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差蘇拔也末
渴達等有二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二索
咽薛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
蘭北得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
等鉢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
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

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羈絆多
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
制北荒開皇末晉王諱北征納氏大破步迦可汗
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
諸部專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
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
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眞莫何可汗居
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處
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絶倫其得
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皆著諸國悉附之其
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
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
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絶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爲慕容氏所破遺
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爲不潔而善射獵好
爲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
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
每部俟斤一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
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

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絶最爲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

甚當後魏時爲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貔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勑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

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二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突欧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揔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欧常以三吐屯揔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

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絶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槃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籧篨爲屋如突欧檀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栰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鞴結繩爲轡寢則屈爲屋以籧篨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爲箱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娉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

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
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
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
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
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爲務食肉衣
皮鑿氷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
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
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比室
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
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

冬月穴居以避大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
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
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烏桓
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
爲業侵鈔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
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

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
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
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
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
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
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扞遂雄朔野東極東胡
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
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
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
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

遁啓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
餘燼部衆遂強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
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羣盜
並興於此窩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
民於是分置官司揔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
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
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
逐其群醜屢隳亭鄣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大原肆
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
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澣海龍庭之地畫

爲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户實帝皇所不及
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
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
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特進臣魏　徵　上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
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
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
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
也天可離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受命竭忠貞以
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
之後莫不願以爲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
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忘旅之寄

入參帷幄之謀身歷機衡肆趙高之姦究世荷權寵行王莽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荐社汙宮彰必誅之豐剖棺焚骨明慕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誡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然後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

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恣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玲瓏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

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
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
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揔領驍果屯於
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
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
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楊勢
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
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
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爲戮將
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爲公憂之德戡謂兩人

宇文化及

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
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
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
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爲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
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
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
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
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之交情相款
昵言無廻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
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

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動侍楊士覽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勃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勃十二衛武馬廣掠君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又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感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遽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撤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諠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

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
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
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求巷問陛下安
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
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
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
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
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荅云
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
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諂智及久之乃見釋
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
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
帝於宮中文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外戚
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日
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孟
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及為所害化及於
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
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
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
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

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
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謀諺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
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
在我等爾發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
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弘
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
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
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
勣據黎陽倉化及麥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
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
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禽送於
侗所鑊亨之化及糧盡麥求瀝渠與密決戰於童
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
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
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
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
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
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
更無佗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
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

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
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
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
數相鬬閱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其衆多
亡自知必敗化及數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
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
爲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剋及
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曲
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
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

十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
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
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
智及元武達孟秉揚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轀
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
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
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鬬所共
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鬬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
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姤
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芥之嫌必加鞭箠

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殺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

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宮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

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遊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勠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

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閤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揔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虵男尋以隋朝殺逆之

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頹稱徙居新豐頹稱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犲聲沉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駮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

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

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畧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

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猒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甑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並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充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勑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舩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

舩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爲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

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衆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

閣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
撫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扣門言
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
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諸及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
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
獲文都殺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
者乃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
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
諷侗令拜爲尚書左僕射摠督內外諸軍事又授
其兄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

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充欲乘其敝而擊
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
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
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
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
人馬千餘遷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北時密
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
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
宵濟人奔馬馳逼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
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

下馳壁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突軍大
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畧進下偃師初充兄
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
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
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
數十騎遁逸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
悉來歸附充又令章節諷侗拜爲太尉署置官屬
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葛略帥師
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

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
相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閉
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去楊隋姓也
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
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
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
符命爲天子也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
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畫鳥繫其頸
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
拜官爵既而發侗於別宮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

明國號鄭大唐遣泰王率衆圍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為泰王所破禽自知潛竄無所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人獨孤脩德所殺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使弓馬高祖為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

又踐阼為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參軍高智慧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衆一萬擊定方滁二州賜縑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縣絹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蕃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衆為群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為段姥後用俞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

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剋獲時皆謂之爲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舉率內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密寇進據比芭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大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爲密所

段達

乘軍大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爲之內應及事發越王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李密達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彔諷令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懦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俱蒙將帥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剥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

爲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爲戎首或親行
鴆毒釁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
憤故梟鏡凶魁相尋葅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
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爲人臣者可不
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隋書目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
定爲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唐武德五年
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修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
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脩隋史緜
歷數載不就而罷正觀三年續詔秘書監魏徵脩
隋史左僕射房喬揔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秘書
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着作
郎許恭宗撰隋史徵揔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
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
月壬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
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
同脩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

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秘閣
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爲五代史志案魏
鄭本傳正觀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俄請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无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脩疑當時先已升今紀傳題以徵志以无忌從衆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案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脩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充授洪州司馬尋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錄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帝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恭掄同脩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勑脩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序述皆淳風獨作云諸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祇爲一序今故畧其名氏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藥供奉監元用奉
傳
聖旨齎
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
勑差官校勘時命臣綬臣樺提點右正言直史館張
觀等校勘觀尋爲度支判官續命黃鑑
代之仍
內出版式刊造